



第一代黑人的下一代就开始出现找不到工作的情况，当白人和黑人同样都找不到工作，两者呈现出某种竞争的态势的时候，种族主义就重新沉渣泛起。

从权利上来说，每个种族是平等。但从每个种族的传统、文化上来说，差异巨大。亚裔就非常勤劳，劳动是生活的一部分。而来自热带、亚热带地区的一些人种，文化中就没有劳动最光荣的传统，再加上有福利制度的最低生活保障，导致容易养成一种懒惰的习惯。这些外来移民包括非洲人，就不会那么积极地去寻找工作。这种现象在法国非常普遍。

“有些非洲部落还允许一夫多妻。一个黑人，有两到三个妻子，每个妻子有三四五个孩子，让他们的父亲不用任何工作，仅靠从政府领取的救济金就可以生活下去，这种不劳而获的现状遭到了白人的反对，自然就形成了一种新的种族主义。再加上这些阿拉伯人、非洲人信仰的是伊斯兰教，而不是法国的天主教，在宗教上又形成了另外一种隔阂，进一步加剧了一部分法国人的排外情绪。”

皮尔-安德烈·塔吉耶夫作为法国种族主义问题研究公认的权威学者，在他的一系列著作中指出，基于文化相对主义的新种族主义已经不知不觉地在当代法国甚嚣尘上，这就是所谓的勒庞现象。

法国从七八十年代出现了勒庞现象。让-玛丽·勒庞是一名法国的白人军官，曾经在阿尔及利亚作战，他反对外国移民到法国来谋生，主张把这些人送回到他们自己的国家去。到了九十年代初，勒庞所在

的国民阵线这种极右翼政党就开始获得10%的选民投票。2002年法国总统大选的时候，勒庞有了大的突破，以17.4%的得票率把传统右翼候选人若斯潘打败，进入第二轮。

勒庞在大选中表现出的巨大煽动能力，使得在最基本的民主人权问题上持有共同底线的左右两派都大为震惊，并为此发动了罕见的左右派共同抵制勒庞的行动。尽管最终他负于希拉克，但却震惊了整个欧洲。

塔吉耶夫认为，勒庞的种族主义正是打着捍卫“差别权”的旗号，他们鼓吹反犹，但并不像希特勒那样直接谩骂犹太人，而是谩骂所谓威胁了“差别权”的“世界主义者”。将“世界主义者”替代“犹太人”，以此来混淆识别反犹太主义的标准。

下图：6月3日，一名示威者在英国伦敦参加抗议活动。



他们鼓吹驱逐非洲裔移民，但不是说“黑鬼滚下海去”，而是说“必须安排第三世界的移民回家”。

郑若麟指出，2002年，坚定的反犹主义者勒庞把国民阵线党交给了女儿玛丽娜·勒庞，极右翼的性质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她与其父亲最大的不同就是把反犹的旗帜扔进了大西洋。所以，在2017年的法国总统选举首轮投票中，她以第二名（21.7%的有效选票）进入总统选举第二轮投票，这让人们意识到，法国再也不可能出现左右翼共同反对勒庞的战线了。最终，玛丽娜·勒庞在2017年的总统选举中输给了马克龙，但是她与2002年她的父亲让-玛丽·勒庞惨败于希拉克的现象已经不可同日而语，这个时候支持她的法国选民已经非常之多，民调显示她的支持率在40%以上，极右翼已经进入了正常的法国政治生活领域。

极右翼的选民一般都是中下层民众，自身的经济状况特别不稳定。当经济增长趋缓或者衰退时，容易失业。一旦失业了，他们就会把导致自己失业的原因归咎于和他们社会地位差不多的、底层的外来移民。他们认为是这些外来移民抢夺了他们的工作——他们的工资更低。当极右翼宣称问题的症结就在外来移民，把他们赶回自己的国家就能夺回失去的就业机会，赢得美好生活时，很容易就能获得他们的选票。因此，在家里生活的理想变成了反移民仇外思想的工具。

“欧洲各国的种族主义重新泛起，基本上都是从90年代开始，到2000年以后进入一个迅猛发展的高潮，就是因为在这个时候，外来移民越来越多，而经济却增长得越来越